

老照片



我的一对双胞胎妹妹

王新军 文供图

如今在街上经常看到不少双胞胎的婴幼儿，他们穿着相同的衣服，坐着双人童车，个个长得白白胖胖、健康活泼。这个时代的双胞胎孩子们，真是生活到蜜罐子里了。我不禁想起了我的一对双胞胎妹妹。

她们出生在1959年8月14日。父亲给先出生的起名叫军秋，晚出生的叫秋月，我们分别叫她们秋、月。那时正赶上生活困难时期，母亲眼看自己的奶水不够她们吃，就把面粉（国家供应给父亲的商品粮）打成面糊喂她们，结果还是吃不饱，她俩饿得面黄肌瘦，月还差点失去性命。

这时有个邻居过来劝父亲，不行就买只奶羊吧。父亲就从白侯集上买回来一只白色的半大奶羊。我和大弟弟很高兴，每天放学后，我们就到村外找草多的地方放牧，还拔些草背回家，贮备冬季的饲料。奶羊吃得饱，奶水就很足。我负责挤羊奶——蹲在奶羊旁，左手端着茶缸子，右手挤羊奶，将奶挤到茶缸里。我把带着羊体温的、香气四溢的一大茶缸子羊奶（每天都能挤出这么多）端给母亲，母亲掺一些白糖把它煮开。为了方便喂奶，父亲找木匠打了一个双人小车，喂东西时先把她们放进去。母亲每天上午下午两次坐在小车旁的小凳子上，用小勺把煮开的羊奶一口一口地喂她们吃。姐妹俩高兴地争着抢着，喂都喂不及。那情景至今还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。

两个妹妹在母亲千辛万苦的哺育下、在全家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下健康地成长着。那只奶羊也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可惜1963年发大水时给冲跑了。

两个妹妹自小长得一模一样，有时连母亲也分不清，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
有一年夏天，母亲用脸盆盛上了热水给她俩洗澡，结果给秋洗了两次，月站在一旁嚷嚷说“我还没洗呢”。有一次月尿裤子了，母亲一时忙没及时换，过了一会儿，反而给秋换了条干净裤子。多少年来因为她俩，邻居、老师和她们的同学也闹出过不少类似的笑话。

两个妹妹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，都十分勤劳能干，长大了又各自在本村找了婆家。秋妹妹和丈夫承包了村里的苹果园，收入不错；月妹妹的家里还盖起了两层楼。

她们对母亲都非常孝顺，经常三天两头回娘家看看。老人后来卧病在床，也主要是她俩在床前喂饭喂药、端屎端尿、梳头擦身子。她们昼夜陪伴在病床前，连大年三十和初一也没有回婆家，乡亲们纷纷夸奖她们的孝心。

前几年，我回老家柏乡县北马村参加秋的儿子婚礼，又碰上了一件趣事。农村有个风俗，新媳妇上拜前，要有个人给婆婆脸上抹黑，以示喜庆。结果这个人给前来贺喜的月抹了一脸黑。秋赶紧说错了，让月去洗了脸。那人连忙道歉，还得给秋再抹上。满院子的人都笑弯了腰。

现在，两个妹妹已是儿孙满堂，家庭和和睦睦，生活幸福美满，让人羡慕，也让人赞叹。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，家家都过上了安稳祥和的好日子。

（照片中被抱着的两个婴儿即为秋和月。）

往事漫忆

瞒着父亲去游泳

董天恩/文

我出生在不平乡董家庄村，那是个低洼盐碱的地方，每年夏天一下大雨，村西北的大坑里便积满了水。我小时候经常到那个大坑里游泳，父亲怕淹着我，便给我下了一道“死命令”：没有他带领着，不许我单独到大坑里游。

父亲夏天有睡午觉的习惯，等他睡着后，我就和几个小朋友偷偷跑出去游泳。有一次游完后回家，父亲问我干什么去了，我说上街玩儿去了。父亲当时也没说什么，只用指甲在我的肚皮上轻轻划了一下，肚皮上立即出现了一道白印儿。父亲的脸唰地沉下来，两眼一瞪，大声问我：“是不是下坑游泳了？”我见父亲已经看破，只好承认，并说以后不去了。

虽说不去，但想起游泳来，心里一直痒痒的。我从小就爱动脑子，过后就想，游泳后皮肤能划出白印儿，是因为水把皮肤上的汗迹洗掉了，皮肤很干燥，一划一道白。如果游完再跑得满身大汗，身上潮湿了，再划肚皮就不会出现白印儿了。几次“先游泳后跑步”的试验后，果然划不出白印儿，我高兴极了，心想，有了这种办法，就可以对付父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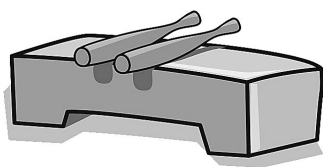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，每天父亲午睡后，我依旧到大坑里玩儿，游一会儿就兴冲冲地去跑步，出汗后落了汗再回家，皮肤潮乎乎的，我一边忍着笑，一边看父亲用指甲往我肚皮上划道道，白印儿再也没出现过，我心中很高兴，一直用这种方法瞒着父亲，十来天过去了，他好像从没发现过什么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有一天中午我看他睡着了，还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，便放心大胆地和小朋友们到大坑里游泳。谁知我们刚跳到水里不久，就见父亲站到坑沿儿上，大声喊叫着让我们上来。我上来后耷拉着脑袋，心中很害怕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别的小朋友也呆呆地爬出来看着我父亲，很怕他会揍我。父亲没有动手，只是要我们别瞒着大人游泳了。我现在还记得父亲说的最后两句话：“大人不让你单独游，是怕淹着你们。你们再聪明，也瞒不过大人。”从那次以后，我再也不敢瞒着父亲游了。

后来我也当了父亲，怕淹着孩子们，同样不让他们单独到大坑里游泳，深深体会到父亲对我们的良苦用心。此事虽然过去了70多年，但至今想起来，却恍如发生在昨天。



流年花火



棒槌·捶布石

张浩洪/文

我家里有一双光滑的棒槌，由于长期使用，它们已经通体透亮，黑中发红。这是我家的一份传家之宝，是母亲出嫁时姥姥给的陪送之物。母亲用完后，又传到了我妻子手里，前后整整使用了一个来世纪。

棒槌是过去农村家庭中的常见之物，长约30厘米，前粗后细，粗细比例大约为2:1，粗的那头直径为7厘米左右，细的那头直径为5厘米左右，通体光滑，小巧玲珑。为了捶布时耐用，棒槌多选用硬木，在旋床子上经过精细加工后变得均匀而美观，攥在手中更是结实而稳健。因为捶布时两手都要用力，所以，棒槌都是成双成对地使用，很少有单只的。

当然，有捶布的棒槌，必得配有捶布石。捶布石，是一块长约35厘米，宽约25厘米，厚约10厘米的青色石块，正面抛光。使用时，将捶布石平放于地上，把准备要捶的布料折起来放在上面，然后，双手举起棒槌，不轻不重地捶起来。等到布料平展后，方才作罢。

棒槌、捶布石什么时候使用呢？大多是在春、夏、秋三季。那些从织布机上割下来的新布和拆洗下来的旧衣服、旧被褥，经过一番洗涤，或者用米汤浆洗过后，经过晾晒再在捶布石上捶一下子，能起到平展、柔顺的作用。这样，在做衣服、被褥时，就免去了熨的程序。当时的家庭都没有电熨斗，有的户家里有烙铁，但烙铁在使用上很不凑手，故衍生出这种捶打的办法。这也是我们祖先给后人留下来的一宗文化遗产。

几十年前，我们哥儿几个还小，农村的卫生条件也有限。那时的被子盖了一冬一春，被褥里面都比较脏，如果继续盖下去，一不卫生，二也不保暖，所以，每到夏天，母亲都要把它们拆洗一遍。先把一床床的被褥全部拆开，然后放在大盆里涮干净，接下来就该浆洗了。浆洗旧布，主要用煮饭的米汤，用它浆出来的旧布漂亮且又耐用，在晾晒干了以后，就到了捶布的程序了。

此时，母亲把晾晒干的浆布，按着捶布石的大小，折起来平放在捶布石上。为了让布起到舒展作用，在捶之前，往往要含口清水，喷在布上，接着就趁着有些潮湿的当口，双手轮番着棒槌均匀而有节奏地开始捶打。捶完这面再翻过来捶那面，直到彻底平展为止。从捶布石上拿下后，把上面的潮气晾干，就可以使用了。当然，除了被褥，那些冬天穿的棉衣，母亲也要给我们拆洗、捶打一遍，经过这样一番功夫，重新做好的棉衣，日后穿起来又是那么整洁干净。

捶布，谁都不会认为是技术活儿，粗看起来只要能拿动棒槌，在布面上猛捶就可以了，但也不是那么简单。有一次出于好奇，不谙世事的我在母亲歇息的当儿，走上前去对她说：“妈，你歇会儿，我替你捶几下。”然后就双手抄起一对棒槌，左一下右一下地在布上捶了起来。谁知，几下子就把布从捶布石上砸了下来，自然而然遭到了母亲的训斥：“一个小孩子，不要以为做什么事情都那么简单，要想会，必须要好好学习。不论干啥，都得认真去做。毛手毛脚做出来的活计肯定是不合格的！”别看话语不多，却把我说得小脸通红，两眼流泪。我长大成人后参加了工作，一直小心谨慎、认真负责，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，这不得不说是母亲教育的功劳。

捶布这份活计现在已经绝迹，棒槌与捶布石也失去了它们存在的价值。一般人家都将它们毁坏、丢掉或者抛弃在闲置房屋的角落里。尽管如此，但残存于老年一代心头的印痕仍然难以消除，尤其是母亲对我的教诲，更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